



那一年真冷

余林中短篇小说集

余林 著

老虎的眼睛

黄月亮

城市特工联盟

释

魏晋的网格

那一年真冷

独不成林

初为人师的地方



作家出版社



那一年真冷

余林中短篇小说集

余林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一年真冷 / 余林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5
ISBN 978-7-5063-8956-3

I. ①那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27497号

那一年真冷

作 者: 余 林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装帧设计: 百丰艺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37千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956-3

定 价: 3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老虎的眼睛	1
黄月亮	19
城市特工联盟	34
释	49
魏晋的网格	68
那一年真冷	87
独木成林	140
初为人师的地方	206
花开时节	210
后记	217

老虎的眼睛

老虎不是东北虎，也不是华南虎。老虎是我儿时的玩伴，也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。在我最初的记忆里，老虎那双眼睛，清澈澈的、水汪汪的，温顺得很，也羞涩得很，像个女孩子一样。在乡下，胆小温顺的男孩子是被人认为没有出息的。也许正是他长了这双眼睛，他爹才给他起了老虎这个小名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爹其实也是个很老实的乡下男人，整天佝偻着腰，瘦瘦的，木讷得像根木桩，一天到晚也听不到他能说几句话。虽然，那时农村都很穷，但我还是感觉老虎家似乎更贫寒些，好像也就两床被子，而且补得花红柳绿的。他娘得一种肺气病，一入冬就不能出门干活了，整日依偎在堂屋东门框边半眯着眼晒太阳，更多的时候是躺在床上，长一声短一声不停地咳着。村里孩子很少有人到老虎家来玩，都说他娘那病传染人，孩子们也害怕，谁受得了那整日咳嗽的怪病呢。可我算是来他家最多的，因为我母亲在村西头的小学里教书，我是随母亲住在学校里的，并不算村里的孩子，母亲有时也管我，

但我与老虎是好朋友，总是偷偷地来。每当我来他家玩时，老虎眼里那汪水就泛起了光，我看得真真切切的。

老虎的娘和他爹也都很喜欢我，从他们的眼里我能看出来的，尽管那时我也就七八岁。老虎家养了一只小狗，那只小狗见到我异常热情，眼里也是放光。那年冬天，我的一只脚趾头冻伤了，总喜欢到他家让这只小狗在阳光下嘬我的那个冻硬的趾头。小狗的嘴是温热的，薄薄的舌头柔软得像棉花团一样，嘬得痒痒的，魂都像飞起来一样。它嘬呀嘬呀，是那么投入，拧着尾巴，连尾巴上的劲都用上了。我总是一边和老虎说话，一边任其嘬着，只要不喊它停下，它就一直嘬下去，仿佛我那个冻坏了的趾头是块能挡饱的肉。

那是个连人带狗都吃山芋的困难年代，它长得又瘦又小，用当今的话说骨感很强。有一天，老虎爹唤着狗，喊上老虎和我，扛着抓钩，一步三颠地往庄后他家的自留地走去。我和老虎好奇而悠闲地跟在他爹和小狗后面，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。到了他家的自留地中间，明显地感觉寒风还是有些刺骨的。老虎的爹停了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抡起抓钩刨坑。老虎问了一声，刨坑干吗？他爹并没有理他。小狗也十分好奇地依偎在他爹的腿边，似乎也想问一问到底为什么要刨这个坑呢。

不大一会儿，一个二尺多深的坑就刨好了。这时，只见老虎他爹，冷不防地照着小狗的头砸去。小狗抽搐着，黑白相间的眼珠清晰可见，猩红的舌头露出在外面。抓钩再次落下，三根磨得锃亮的钩尖把小狗拉入坑中，迅速掩埋。

“你这是干啥？”我惊呆了。

“这狗长不成了，四秃子家明天给个小狼狗，刚生下就比它大！这狗吃了我家几十盆山芋，还得让它肥自家田呐！”老虎他爹满是牛皮癣的脸顿时变得那么凶残，腮帮子使劲鼓捣着。

老虎突然捂着脸，惊叫一声，跑开了。我也不敢再看，背过脸，泪如泉涌。

多少年后，我不经意走到那小狗遇难处，目光不敢凝视那个地方，那个寒风袭来的寂寥的田野，小狗最后的绝望的目光、簌簌的舌头，我的心和脚趾都会刺心的疼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也就是从这件事后，老虎明显地变了。他变得不再说什么话，像他爹一样整天也不多说一句话，眼睛有些呆滞，还常常惊恐地转动，一动一动地怪吓人的。两年后，我的母亲就调到集镇上的中学教书了，我也离开了这个村小学，从此就与老虎分开了。

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，许多事是不按人们的正常思维发展的。我在镇上读完初中，学校就开始不上课了。虽然后来又进了县城的高中，但终究还是没有上完，就又被下放到了农村。再后来，又被招进了县化肥厂当了工人。这中间，我一直没有再见过老虎，但他那双眼睛却时不时在我面前出现，尤其是他爹砸死小狗的那一瞬间，老虎惊恐的眼睛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。老虎现在怎么样了呢？我曾试着打听过几次，但都没有确切的消息。

很快到了一九七六年。那是一个多事的年头，我感觉自己

像被什么东西牵着一样，忽而东忽而西，很快就过去了两三年。后来，我被抽调到了工业局，之后又脱产学习两年，回来就到县政府工作，从此就走了行政岗位。那些年确实感觉有许多事要做，整天忙忙碌碌而且心情也快活得很。这期间竟几乎没有再想起过老虎，也许想起过几次，但我是记不得了。

再次见到老虎时，却是始料不及的，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。那年，我已是乡镇企业局局长了。那是小麦抽穗的时候吧，我们到山东济宁学习物流建设。这次学习是市长参观了那里的物流后给县长讲的，还说那里有一个我们县的乐老板做得不小，要我们争取引回来，让他凤还巢，返乡创业。我们出发时，局里的办公室主任小鲍说，那里的乐老板听说家乡人去考察高兴得很，提前做了准备，说是当天晚上要吃全驴宴，喝山东孔府家，晚上要听豫剧《打金枝》，宵夜后住那里最高档的星级酒店。

车子一路行驶，我一直在推测着这个乐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怎么会在济宁发展得那么好。小鲍见我好像有心思，就问我在想什么。小鲍因为提前与乐老板那边联系过，应该知道得多一些，我就问他这个乐老板的情况。小鲍显然也了解不深，只是听县委办的秘书说了一些。他说，听说这个乐老板也没啥文化，就是胆子大，多年前就闯到青岛码头做装卸工，后来因为胆大敢打竟控制了码头装卸的活儿，再后来就发财了呗。但如何又在济宁做起物流的却并不了解。知道了这些，我心里就有不少失望，说到底就是一个码头混混，说不定还有黑社会性

质，这种人的企业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一般人也是没法学习的。

天黑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到济宁地界。乐老板的轿车果真在高速路的路口等着。我们的车子停下来，下了车，这个乐老板就迎了上来。小鲍刚开口介绍，我就突然一惊：这人怎么像我那个时候的玩伴老虎！

乐老板看到我，显然也吃了一惊，我们两个人都愣在了那里，伸出的右手也都停在了空中。

“你？你是余森林！”他先开口了。

“啊，你是乐老虎吗？”我也大声地问道。

老虎张开双臂向我扑来，抱住我后，大笑着说：“啊，真是你啊！”

“你，你怎么改名了？”我一边拍着他厚厚的背，一边问。

“老虎多难听啊，我改成乐寅了！”老虎把我抱得更紧了。

老虎姓乐，上学的名字与小名老虎连根倒，叫乐虎。肯定是现在出息了，嫌虎土气，就改成寅了。

老虎非拉我坐上他的越野车，走在前面。车子很快进了城郊一个工业园区的深处，若明若暗地走了几条曲线，像是在一个湖面上，“至尊驴圣”的霓虹大字映得光怪陆离、十分夸张。车子停下来，老虎像是来到自己的家庭农庄，如数家珍，拉我到竹园子尿一泡，又到了驴棚子，指指点点，什么品种、滋补价值、八大味如何拌料，如何制阿胶，若干年前的一位南下老县长如何每日驴肉不离嘴，如何搞几个上海下放女知青……

宴会开席没有多久，老虎显然就喝得有些多了。他喷着酒

气，一嘴牙全露出，笑得如同驴叫似的说：“以后嫂子骂我，你可要为我开脱啊！”

我不解，喝着茶，瞪着他。

老虎把头又扭回来了，两眼放光地先是大笑了一阵子，足足有三分钟，让人感到莫名其妙。

他又伸出手胡乱比画了几下，只不过笑声减弱了一些，甚至有些呜咽的感觉：“哥啊，你说咱办事可是高效率？啊？就那一会儿工夫，相当于在南方开放城市打一炮的工夫，把你久久凝望的那个眉目传情的，用咱家乡话说，大眼睛双眼皮的小驴友收拾停当了。”

我没有听明白他大着舌头说出的话，就问：“你说的是什么呢？”

老虎又瞪着眼说：“他妈的，那个厨师真是利索，看那动作杀人也就是二三回合，雁过无痕！遗憾啊！后备厢太小了，只能保留它性感的身子，其他送给厨师了。你回去后，吃一个月的驴宴吧！”

“你是说又给我们杀了一头小驴？”我惊愕地两眼闪射万颗金星，脊椎骨抖动着，顿觉自己坐在那开膛破肚的小毛驴怀中！

这次考察基本是在酒醉的状态下进行的，就到他的那个“乐寅物流”停车场看了一圈，其他时间都被老虎要挟式地在一些景点转悠和喝酒了。用老虎的话说：“啥物流公司，组织一些社会车辆，能控制着货源就行了！”从两天多的交流中，

虽然老虎在我面前一直谦虚地说自己没有多少钱，但从他的做派和有些诡谲的眼睛里，我判断他是挣了不少钱的。也许这些钱路有些可疑，但他毕竟成功了。从县里几位作陪的领导话里，我相信自己的这个判断。

临别的时候，我郑重地给老虎谈了，要他回家乡发展。这是县长的交代，我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尤其他又是我的发小，如果引不回去，真是不好向县长交代的。但从他支支吾吾的话语和躲闪的眼睛里，我感觉他不太可能会回家乡投资。我不明白他到底是为什么不想回去，就认真地继续给他谈。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，慢慢地，他说话也就没有了遮掩，用得意的眼睛看着我，小声说：“这里的猪都被我喂熟了，也快喂肥了！”啊，我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。

老虎早已不是我们小时候的老虎了，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陌生和阴郁，他知道如何跟官场打交道了，他更知道企业与官场的规则与门道儿了。我还能再说什么呢？只能尽量地劝他，间或有几分吹嘘地说：“你回家乡发展有我呢，你还不相信我的能力？”

老虎肯定在心里没把我的话当真，最多是半信半疑，但嘴里却发着誓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回家乡投资的！”

这次考察回来后，老虎偶尔给我打个电话。但我从他的电话可以判断，他多是喝酒后打过来的。并不谈公司的什么事，无非是让我有时间再去，或者在电话里回忆一些我们童年在一起的事儿。有一次，我们说着说着竟说到了他家那只小狗。刚

说了几句，他便不再说话，话筒里传过来的是很粗的喘气声。停了一分多钟，他才又开口说，那件事改变了他，如果不是他爹当时砸死那条小狗，也许他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放下电话，我也陷入了沉思。老虎的爹和娘早就去世了，但老虎在谈到他爹时话里明显有一丝说不出的情绪。我想，如果没有那件事，老虎可能依然是那个胆小的样子，他也就不可能从乡下走出去，成就今天的事业，是这条小狗的命改变了他。我不知道，老虎现在对那条小狗的遭遇是如何想的，几次想问他，甚至都张开了嘴，但还是没有说出来。

两年后的正月，老虎回来了。他给我带了不少东西，弄得我心里很不好意思，总觉得欠了他太多。出于这种感情，那天我请他吃饭的时候，我们都喝得很多，我几乎喝得不省人事了。在酒桌上，他要我答应他一件事，说是二月二那天他的“乐寅生物科技公司”剪彩，一定要让我代表家乡出席。当时，我是没法拒绝的，一是酒喝到了那个分上；再者，他说我是民营企业局长，我能去他会很有面子。做企业的人哪个不要面子呢，面子有时就是资本就是金钱。我最终答应了下来。老虎显然十分高兴，我们又碰了三个大酒，结果两个人都醉得疯了一样地又说又唱。

虽然临近去的前两天我是犹豫过，但还是敌不过老虎一个接一个的电话，更何况是我自己亲口答应的事呢。我还是在二月初一那天出发了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好日子。

老虎陪我吃过早饭，就不停地打电话，显然是在落实十点剪彩的领导能否按时来。我就让他的办公室主任小刘陪我先到开发区他的“乐寅生物科技公司”旁边走一走。老虎严肃地对小刘说：“你一定把余局长陪好了！别忘了剪彩的时间！”

我在小刘的陪同下，来到开发区。开发区入驻的企业并不多，几条刚修好不久的大路隔出一块块的方格。不少方格里还种着麦子。一块方格里的麦子正在褪去冬天的枯黄，地头上的荠荠菜、马齿苋、野薄荷、野油菜星星点点的绿得更扎眼。我不禁放慢了脚步，对路边的荠荠菜多看几眼。

这时，一对小夫妻拉着一头鹅黄颜色的小牛，向我们迎面走过来。离我们还有几米远的时候，女人大方地说：“你们是到乐寅公司来检查的吧？听说乐寅公司今天开业要试机子。”这个地方的人面对干部或城里模样的人，总是主动给你打招呼，问此问彼，为你带路，颇具一种原始的质朴。

我没听明白她的话，就问：“什么试机子？”

女人疑惑地看着我，又说：“就是要宰一批牛，俺害怕，镇里当初鼓励俺养牛，俺就怕这个结果。”

我望着眼前这头小牛，皮毛鹅黄鹅黄的，俩眼珠子铜铃一样圆，腭垂上对应着两颗铜钱一样的痣，很是可爱。

男人见我有些专注地看着这头小牛，就开口说：“俺这头小牛是去年七夕出生的，牛郎会织女的日子。出生时，小孩娘还掐一把鲜花栓在它的黄毛上。家里要不是急着用钱还信用社的款，俺才不会把它牵来呢！”

小刘抚摸着那小牛，惊奇着，“去年七月七出生？我女儿也是那天出生的呢。”

女人瞅了一眼小刘，心疼地说：“镇长说啦，这乐寅公司还有个育肥期，吃的都是康师傅方便面做的料，可好呢！秋后还要选一些体形匀称的比美，听说出色的牛还要运到国家农展馆展览。恁也帮俺说说，俺这小牛还不到一岁呢，今天千万可别宰了！”

我还想再安慰面前这对小夫妻两句，小刘就谦恭地插话说：“余局长，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往回返吧。”我看了一眼小刘，又看了一眼面前那头小黄牛，没再说什么就折了回去。

仪式现场锣鼓喧天，彩虹门和空飘气球把现场渲染得喜气热烈。仪式在女主持人的主持下正式开始。老虎先以董事长的名义介绍了公司的情况、创办的经过及各级领导的支持，虽然都是套话，他却讲得字正腔圆、有板有眼的。接着，是当地镇长的讲话，基本上就是报纸文件上的那些话，比如推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力度大、效果好，上一年的大变化、大创新，大办乡镇企业尝到的甜头，新增的税收，新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，有多少留守儿童得到了母爱。最后充满期待地讲了乐寅公司的前景，并要求新的一年再投两个亿，扩大到六条线等。

接下来，就是剪彩。剪彩开始后，奏乐、鞭炮把气氛推向高潮。

主持人宣布仪式结束，老虎就在前面带路，带领主席台上

的我们向车间走去。刚走了几步，他就向跟在旁边的小刘说：“你快去丽水饭店看看，活狗要现杀，驴要现杀，驴鞭一定要清炖！”说罢，他不好意思地向身旁的副县长和我笑了一下。副县长就笑着说：“你个老乐啊，就喜欢这样生猛着吃，小心这些畜生的报应！”

老虎大笑着说：“我现在干的就是让畜生恨的事，一会儿到了车间，你们可不要说我这人心有些狠啊！”大家就跟着笑。

第一站来到的是吊宰车间。这条吊宰线是本地的一名能工巧匠偷偷参观了漯河肉联厂后制作的，据说比买成套设备要省下二十万。进入充满铁锈味的车间，见当班工人的目光呆滞、木讷。这时，一头小牛被传送带带到喷淋器下。水柱喷下来，小黄牛不停地打着颤，但是却惊得声都没出，一对大眼珠流出了泪水。我猛地一惊，这不正是刚才那头七月七出生的小黄牛吗！这时，小黄牛在不均匀的水柱喷淋下，瞪大万分恐慌的眼睛，随着它蹄下液压“舞台”的转动，我异常清晰地看到小黄牛腩垂上两颗铜钱一样的痣……

我不忍再看，就把眼向右一瞥，便看到墙上署名乐寅写的两句话：

千万头牛倒下去，

千百个人富起来。

老虎一边指着被喷淋的小牛，一边得意地说这是他发明的

快乐屠宰法，他要让小牛们悠闲地走进“天堂”。为此，他还成立了一个动物心理学会，自任会长，准备在长白山搞一次高规格的论坛，专门研究如何让这些牛们快乐地死去。这显然是他顺口说的。我觉得眼前老虎越来越陌生，经济的驱动怎么就把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呢？

因为是开业仪式，老虎说让我们走一趟具有“核心竞争力”的屠宰通道。走在前面的副县长不停地点着头，后面的人也啧啧称赞，老虎表现得很兴奋，两眼放着光，俨然是很得意的。他又开始大声介绍道：我是动用了许多声光电的手段，请来名导演、名舞美、名作曲、名设计、名画家，设计的这条线呢，花了六十多万。说到这时，他就讨好地对副县长说：“县长，你要可安排乡镇企业局多给我点儿项目补贴呀，我这是标准的科技投入！”副县长就郑重地点着头。

老虎见副县长首肯了，就更高兴了。他说：“这是一条出国线，每年送出十八个月大的公牛五万头。十八个月的公牛，一个月不少一个月不多，这个年龄是肉质最美期。”

人群中不知是谁冒出一句伤感的话：哎呀，正当青春年少！

老虎并没在意这句话，而是接着说，你听这曼妙轻柔的曲子，这是邓丽君的《何日君再来》，小牛在明星的歌唱下走去，也该知足了。

接下来，前面便是叫五彩草原的流水线，车间被改造成圆顶形，灯光照出天穹、蓝天、白云、无际草原，音乐也变得更

缠绵，里面间或夹杂类似阿訇们低沉的声音。老虎说，小牛们到这里，就经不住诱惑了，会义无反顾竞相往前走。这时，一台升降机把刚才那头小黄牛降了下来，降到刚露牛头时，一条切刀突然从旁边伸出来，猛地插进小牛的脖子里。

从吊宰车间出来，老虎就对身后的记者和随从说：“下面去的车间，是公司的核心机密，请你们到钢化车间等着，这个车间只能让领导参观了！”这时，就有人劝着跟在后面的人。

当然，我是要随同而去的。总共也就七八个人，都是县里的领导。车间不大，但门是封闭的。门打开后，我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。总共也就十来个铁架子，每个架子内都固定着一头湿漉漉的小牛，每头小牛前都有两位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妇女，就像当年日本的731部队。这时，老虎介绍说，这些全是刚出生不到六小时的公牛犊，它们一口奶都不能吃，只有这样采出的血才能合乎标准。

我心里有些发紧，这是我从没听过也没见过的场景。再向前走，一个胖女工正式开始对固定好的小牛动手。她熟练地给小牛颈部消毒，然后切开颈部，用力一拉，颈动脉就从颈部肌肉中暴露出来，把远离心的那端动脉用夹子夹上，灭菌导管插入另一动脉，鲜红的血便开始向无菌瓶内淌去。我的心收得越来越紧，被这残忍的场面弄得胃里痉挛着。

这时，老虎似乎更加兴奋。他说，这些血经过下一道分离程序就出血清了，血清就是我们常说的名药斯普林。副县长显然对这个药十分了解，就笑着说，“这药可提高免疫力，是白